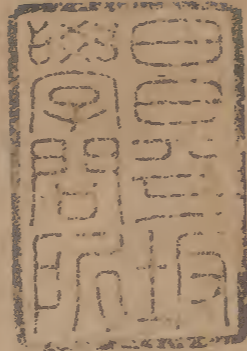


# 廣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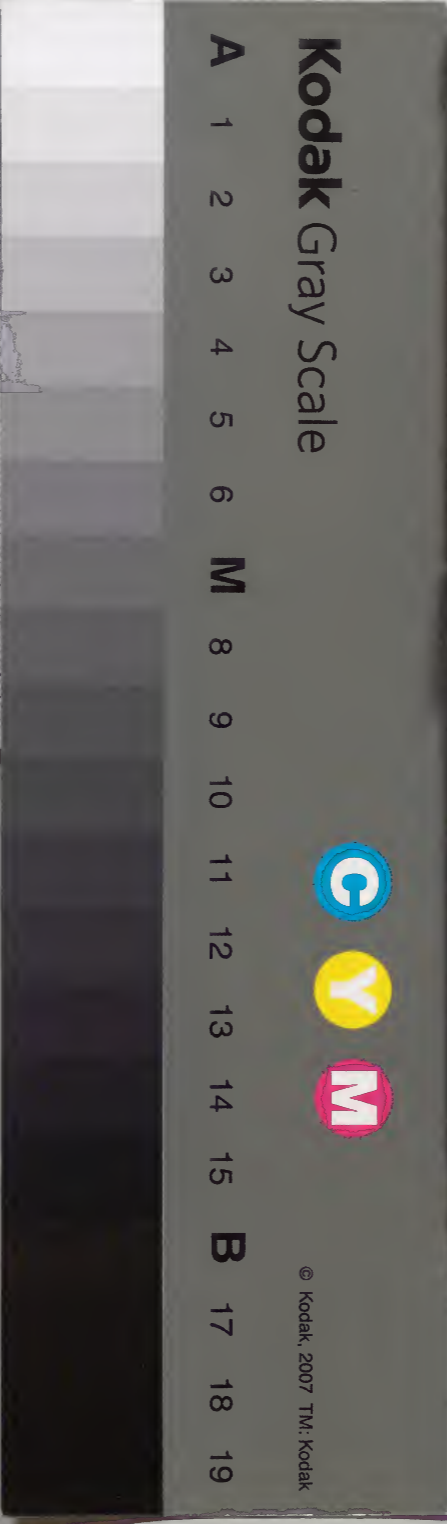
四十四之九



漢書門類			
一	一	七	八
二	二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二	一	〇	書
函	二	八	
一	八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5	
冊數	12 ( 7 )		
函號	361	38	



廣文選卷第四十四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封事廣

論霍氏封事

張子高

淺草文庫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恠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顯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



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暘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暘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暘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入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又論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條災異封事

劉子政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畝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  
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  
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  
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來王事則反  
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嗾嗾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  
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  
之人胡僭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  
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其衆大  
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  
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虢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  
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  
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  
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  
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  
隕墜六鷓退飛多糜有蜺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  
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殺大

雨雹雨雪雷電失序相乘水旱饑蟊蝻螟螽午並起當  
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  
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  
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  
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  
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  
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使得並進今賢不肖  
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採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  
軍朝臣舛午膠於乖刺更相讒怨轉相是非傳授增加  
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  
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

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  
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  
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異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  
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  
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  
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  
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  
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  
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  
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

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靡靡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

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滄滄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

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  
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  
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  
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  
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  
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  
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  
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  
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救今事  
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劉子政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  
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  
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  
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  
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  
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  
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  
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  
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

甚危殆賴繕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  
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  
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  
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燕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  
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  
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本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

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  
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  
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䟽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  
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  
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  
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又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論知人邪正封事

翼少君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廼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真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開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去主姦邪申主貪狼風

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平昌侯比三  
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  
情王者祕道也

地震為后舅封事

翼少君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  
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  
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  
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  
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悅傷之以法是  
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剛聖深懷要道燭臨萬  
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

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  
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  
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  
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竒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  
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  
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  
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又陰雖有  
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剛親  
親必有異姓以剛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

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  
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  
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  
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  
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  
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  
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貞出  
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  
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其則有火災春  
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薦辛慶忌封事

虞者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

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  
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宄不得萌  
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  
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  
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備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日食論董賢封事

王公仲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王食臣  
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  
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

王者其國祿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具錢多也雖遭初元末

光凶年饑饉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藏內克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尊尊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初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使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綠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

食為賢治噐噐成奏御廼行以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  
宗廟三官猶不至此賢家有宿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  
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  
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  
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  
訛言行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  
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  
而有此大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  
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  
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  
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  
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  
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封還詔書封事

王公仲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  
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  
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  
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  
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  
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  
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未信太后  
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

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  
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  
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  
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  
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  
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竊  
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論日食封事

馬威卿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  
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  
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伺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  
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  
益州刺史朱黼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  
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  
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  
宜加防檢式遵前制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  
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救  
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  
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  
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

竟如此綏御有體災青消矣

論竇氏封事

何文高

夫忠臣憂世犯主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有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受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籠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倖誅戮無罪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

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府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不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然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進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環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論比單于不當王封事

袁邵公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  
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  
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  
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  
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  
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  
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  
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誠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  
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  
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  
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  
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  
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  
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  
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  
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

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丁孝公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  
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  
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  
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  
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  
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  
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  
敢便去久者至數叶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  
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  
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竊益  
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  
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救政責躬  
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  
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  
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  
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  
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  
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  
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  
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  
宰牧從構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論倖臣鄧禹封事

爰季平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

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媯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以酌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不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蹇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論青蛇封事

謝輔宣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祿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災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

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寸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該動天下而

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求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論青蛇封事

楊伯獻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  
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  
苞首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  
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  
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  
事甚明

廣文選卷第四十四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議一廣

擊匈奴議

韓長儒王恢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  
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  
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遷徙烏  
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疆自上  
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  
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  
和親明年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

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悶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比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之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櫜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占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

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隨草居處無  
常難得而制今邊鄙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  
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  
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  
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  
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逢火墜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  
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  
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  
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  
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  
舍以待其勞故按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  
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  
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  
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  
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  
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  
者不斫以風過清水斷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  
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  
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  
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  
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  
議

罷鹽鐵議

桓寬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

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遠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

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邪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蒙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太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憂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固姦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宗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利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一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



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  
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  
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  
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敦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  
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  
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  
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  
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  
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  
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  
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  
蓄積以備之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  
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  
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  
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者來年爲之衰新  
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  
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  
與哭孝公其後奈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  
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  
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  
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  
廣田收盛苑囿大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  
利池籟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  
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

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也禦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田田野闕麻泉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承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折秋毫無可為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

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  
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  
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  
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  
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  
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  
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  
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  
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  
酬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  
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  
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  
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  
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  
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  
殊議異策以聽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  
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  
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徃古之道  
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  
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  
丞相御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  
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  
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誥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傳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弒女工難成而易敗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裨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禪家遣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

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  
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  
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  
今富者連車列騎駮貳輜軒天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  
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  
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縹繡羅紈中者素綿綿縑常民而  
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  
非鄉飲酒脯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  
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  
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時  
有事十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推  
牛擊鼓戲倡舞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  
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汙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  
於祭古者土鼓鼗柷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  
有管磬士有琴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版塋周  
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  
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  
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  
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  
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春不相  
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  
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則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  
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  
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

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兵力徇於禽獸不財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糲不接而食肉飲酒大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費用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疇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日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

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  
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  
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  
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  
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  
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  
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  
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  
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則  
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  
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通  
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  
曰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徃者郡國  
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  
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  
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  
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  
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已  
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  
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  
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  
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  
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  
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

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析之僞今一二書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闕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哉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土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者弋者觀鳥獸挂罽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方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糞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



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入粟贖罪議

蕭長倩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

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領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戎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沿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

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遠少所蔽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  
未嘗不哭也如罷備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  
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  
犯禁又况單下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設置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  
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固匈奴之人恐  
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  
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  
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  
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  
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  
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  
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  
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  
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  
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  
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

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議二廣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子雲

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訕體稱臣列為北藩其儀禮皆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受其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而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苟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  
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  
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  
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

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毀廟議

劉子駿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翕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守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膏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禮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渝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

也孝宣皇帝舉公孫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議

貢少翁

禹以爲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西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弊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供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山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贖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王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弊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誅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盡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

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  
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刑  
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  
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  
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亡異武帝始臨  
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  
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  
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  
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於計籍能欺上府者以  
爲右職姦究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  
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  
書者尊於朝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  
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吏書而仕宦何以謹慎  
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  
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  
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  
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  
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  
欲興至治致太平宜取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  
有贓者輒行其誅亡得免言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  
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  
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  
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

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大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讒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正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為共皇立廟議

師仲公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其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者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茲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降之祀而竟無主當毀不正之



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斷獄議

魯仲康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燠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北單于和親議

班孟堅

竊自惟思漢興也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緩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

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  
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  
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宮康居  
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  
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  
事復遣使者上可以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  
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  
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  
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  
風塵復求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貢舉先才行議

韋孟達

夫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久夫國以簡賢  
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  
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  
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  
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為父報仇議

張伯達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  
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  
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  
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義者得減

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  
爭之義又經傳之此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  
望彌復增其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  
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廷初詔書有改於古者  
可下三公廷臣禰除其敝臣厥蒙恩特見拔擢愚心  
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  
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  
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  
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  
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  
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入  
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

物華則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

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駁左雄察舉議

胡伯始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詩美先民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  
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試章句文史試箋奏明訟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  
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  
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  
與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  
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年垂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

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矣舊章  
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  
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刺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  
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  
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改鑄大錢議

劉子奇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  
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鳥藻之士皆舉  
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  
輦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  
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  
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

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  
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  
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  
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  
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  
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  
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平生蓋萬人鑄之一人  
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  
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  
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  
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  
鍤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祭  
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  
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  
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  
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  
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並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  
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  
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  
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西  
牛之鼎絳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  
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  
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宜僚

昔孝武皇帝也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  
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  
王莽篡盜徵水無厭胡然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  
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二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  
西諸郡城門書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  
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  
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書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

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壞然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  
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矢口還為其害故也今曹  
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  
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  
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  
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  
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  
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  
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  
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  
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  
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  
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遠其之  
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  
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思以爲便長樂衛尉鐔  
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  
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  
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  
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  
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執與歸其府  
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  
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  
邊之郡將受因言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敝矣今

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也成之費若北廣遂熾豈安邊  
又長之策哉太尉屬毛珍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  
驛遣使求索無厭其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日  
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  
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  
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  
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  
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  
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  
若拒絕執歸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  
不止十億置之誠便

諫伐鮮卑議

書戒猶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  
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  
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  
四方南誅百越北討疆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  
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厲乃興鹽鐵酒榷  
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  
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  
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  
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師良猛財富充  
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時乎自  
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  
智益生加以關塞嚴禁網多漏精金哀鐵皆為賊有

漢人遁逃羸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  
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類  
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  
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訖是為耗竭諸  
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蟥中國之困曾皆  
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詔方之於今何者  
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  
俗也苟無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蠃狡寇計爭  
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平  
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  
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  
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  
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  
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  
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  
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太宗廟之祭  
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  
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  
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  
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  
論嚴尤申其要遺策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駁陳忠罪疑議

應仲遠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猶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知之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負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活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共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請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復肉刑議

孔文舉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罟夫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去害其人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矣而欲絕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削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房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荅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濟世不遠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唯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正義

諸葛孔明

昔在項羽起不山德雖處華夏乘帝者之勢卒就湯鉞為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運未至感毒而死子桓遙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馳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傳帝誠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冉韓氏整卒數萬制四方

定海內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擬者哉

絕盟好議

諸葛孔明

權有借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使官移立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輟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老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時事議

夏侯太初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大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銜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細細紛紛未

開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斯可矣何若大孝行著於  
家門豈不忠恪於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  
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  
中正雖不處其官各出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  
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必使中正千銓衡之  
機於下而辨機朽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  
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  
相方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  
人駭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大臺縣遠衆所絕意所  
得至者夏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倫  
也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

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  
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  
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  
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  
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  
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  
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  
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  
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  
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  
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  
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

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  
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  
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  
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  
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  
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  
不師聖道移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  
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  
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  
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  
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  
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  
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  
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羨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  
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  
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  
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  
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  
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  
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  
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  
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  
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

升所收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人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士法文質之宜取

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未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江都葛潤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七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對

定都關中對

婁敬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  
 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  
 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  
 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

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駭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封禪對

倪寬

陛下躬發聖德統揖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法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金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見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亨光輝充塞天



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寃奉觴再拜上千萬歲  
壽制曰敬舉君之錫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為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  
筑易水之上荆可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  
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夕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  
之橫集也夫衆煦溟山聚蟲成靈朋黨執虎十夫橈楫  
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  
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  
日曬光幽隱皆然明月曜夜蟲蠕宵見然雲烝列布杳  
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蜂生道遠曾莫為臣聞臣  
竊自悲也臣聞社麤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  
臣雖薄也得蒙帥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  
羣臣非有諛享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  
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牙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  
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未歎唯憂用老心  
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子贛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  
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設守衛西施行陣及至周室  
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沅敝巧  
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

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亡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筮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得寶鼎對

吾丘子贛

臣聞周德始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

白麟奇木

終子雲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云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聖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不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膏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且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成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鵙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淮南王對

伍被

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卜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

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  
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  
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  
行南越賓服羗獫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  
折傷難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  
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  
大將軍何如入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  
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  
上下山如飛神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  
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  
先須士卒休乃舍坐并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  
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  
曰蓼太子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  
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復  
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  
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  
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  
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  
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  
絕為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  
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  
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  
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

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  
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國數行人言絕成臯  
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  
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  
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  
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  
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繫盧江有潯  
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  
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  
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  
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  
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  
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  
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  
殺術上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  
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  
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  
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  
屈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  
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  
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  
尉作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

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  
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父不寧子兄不安第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  
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  
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  
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  
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  
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布  
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今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  
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  
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文萬倍於秦  
時願王用陸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  
痛紂之不剛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  
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  
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  
公言不可以徵待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意王曰柰  
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  
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  
國豪傑及耐罪已上以赦今除家產五十萬以土者皆  
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宮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

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廢而已

化民有道對

東方曼倩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國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芻宮人簪瑋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高廟園災對

董仲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親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  
而去不義云爾哀公不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  
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  
用聖人也季氏亡道又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  
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  
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  
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  
立又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  
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  
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  
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  
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  
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  
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  
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  
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  
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臯  
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  
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郊祀對

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  
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  
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具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  
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今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也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

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伴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能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歆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土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禱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

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日雹殺驢馬此皆  
陰陽相盪而為侵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  
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  
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  
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器之水而未加火純陰  
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  
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火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  
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  
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  
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  
葦藜死於盛夏款冬死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  
陽而有涼焰故知音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  
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  
人得其暖而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  
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  
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  
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  
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  
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  
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  
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  
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曰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  
負墻俛揖而退

三仁對

董仲舒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廣文選卷第四十七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對二

一雨雹對

蕭長倩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言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所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蕭長倩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  
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  
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  
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  
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  
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入粟贖罪對

蕭長倩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  
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  
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  
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  
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  
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  
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罷珠厓對

賈君房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  
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  
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採其難孔子  
定其文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  
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  
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  
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  
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諛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  
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  
諸國至於安息東造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  
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  
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  
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  
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  
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  
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  
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  
離其城廓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

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  
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  
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  
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  
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未曾一年兵出不踰千里  
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一府禁錢續之夫一  
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  
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之一  
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一  
恒關東爲憂

日食地震對

谷子雲

陛下乘至聖之德一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一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  
造明朝奉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主即位  
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  
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故失以類告  
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  
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  
四十一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  
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  
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諂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漢成帝以宗周以喪閹妻驕扇日以  
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  
是謂不逮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  
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  
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  
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  
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  
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供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  
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  
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  
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  
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  
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  
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捐妻黨之權未有閨門  
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笏納  
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  
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始學先王之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放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  
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充左右未有左  
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  
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  
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  
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  
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垂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工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折者  
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怨於下莫  
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勿用益選  
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怨以理民命務省繇  
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  
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  
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  
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  
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勿  
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  
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同災  
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  
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  
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  
急務唯陛下留神

微行宴飲對

谷子雲

臣未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  
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墮首身  
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未所  
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  
職臣未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  
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  
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  
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臣未幸得給事  
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闕  
是以敢越部吏之職臣聞天生蒸民不能  
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  
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  
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思及行葦籍稅取  
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  
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並降  
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湛涸荒淫婦  
言是從誅逐仁所具離逆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  
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  
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彗星耀  
光饑饉存臻百姓短折萬物之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

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  
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  
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  
卦運直百祿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  
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  
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  
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  
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  
不瞻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  
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  
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  
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閭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  
夏下土將有焚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  
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  
臣未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  
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  
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  
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  
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矢志之人懷柔怨  
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徇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  
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羣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與  
於百姓困而賦斂重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  
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灾水厥咎

亡詆辭曰關動氣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王者遭災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  
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  
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  
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  
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董守  
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  
小有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  
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少登虧服膳  
灾屢至損服凶年不暨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  
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議

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  
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咨所欲之以救其  
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  
苦勞二千石勅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  
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  
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  
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  
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  
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為耳

災異對

李子長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臨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湏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虹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

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亥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  
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  
氣入太微帝庭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  
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  
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校矣屋大柱小  
可為寒心唯陛下親賢求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疆  
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  
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  
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  
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  
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止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  
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  
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  
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  
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  
則星辰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  
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出則伏不見而為彗弗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  
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  
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  
令不順四時旣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

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  
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宜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雹之  
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  
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  
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  
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  
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  
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袍鼓之相應也今朝  
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  
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  
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  
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  
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  
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  
最大今汝潁吠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  
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  
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  
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  
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  
國國君之咎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  
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  
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  
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  
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

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  
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  
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  
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  
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  
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  
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  
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  
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  
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  
坐言事誅滅智者結古邪偽並興外戚顛命君臣隔塞  
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  
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  
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  
克脩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  
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  
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若君子於以重朝尊  
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方害身不辟死亡之  
誅唯陛下神反覆愚臣之言

日食對

杜子夏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下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  
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



者隨尊尊者兼卑入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也女雖貴猶為其國陰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以繼嗣不明凡事多晡晡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備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行言也善則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皆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風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

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  
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  
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數天變不空保右世  
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  
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庶承始初事稽諸古  
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日蝕對

孔子夏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  
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薄  
行謂眊側匿也又曰六沴之作皆由日月薄也  
三朝其應至重乃日月幸五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  
會上天聰明苟無其變不虛生書曰惟光假王正厥  
事言異變之來起事苟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  
以災異數見以謹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  
之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  
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  
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  
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接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  
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  
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

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言有誠道天  
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  
已俗之祈禳小數無益於應天塞異消禍興福較然其  
明無可疑惑

災異對

蔡伯喈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未學特垂訪及  
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  
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  
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  
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規墮鷄化皆婦人干政  
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天下生則皆藏侔於天

府死則立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求樂  
間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  
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  
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  
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  
玃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  
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  
祿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  
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  
都篇賦之文可具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  
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舉開請託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壓莫之敢言臣願陛下恐而  
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  
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  
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  
吏受怨姦仇

災異對

周宣光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  
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  
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  
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  
時擒討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江都石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節廣

對策上 廣

賢良策

鼂錯

皇帝曰昔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  
 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  
 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  
 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英豪以為官師為諫  
 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  
 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  
 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剛不

能燭而智不能治故詔有司諸侯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以選賢良副於國家之大體通於  
人事之終始及能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  
以匡朕之不逮二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  
甚嘉之故登六夫於朝親諭朕心大夫其上  
三道之五及末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三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  
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錯對曰臣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  
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  
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二大禹及高三皇帝之建四豪五  
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  
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  
祖宗與天地相終今日寇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  
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五無有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  
策曰明於國家大體三竊以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外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  
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王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  
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之及飛鳥下至水  
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  
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也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  
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

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臣竊以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變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闔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改諫矣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故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臯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治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

行外無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  
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  
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能得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  
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  
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臣竊以秦事明之臣  
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  
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  
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  
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欲  
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溢縱  
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  
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  
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  
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  
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宗室大臣皆危威烈離散連逃人有走  
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  
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余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  
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矯寬大  
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



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  
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帥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  
退姦邪除去陰利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  
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未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  
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  
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  
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  
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  
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  
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  
邊竟未安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  
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愚神明  
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  
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日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  
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賢良第一策

二百

董仲舒

制曰朕獲承土尊休德傳之二窮而施之罔  
極任大而可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未惟萬  
事之統猶懼自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  
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

要至論之極今予大夫裊然爲舉首朕甚嘉  
之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叩問焉蓋聞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甲莫盛於勺  
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  
陵夷至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  
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及日以什減至  
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  
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惟之於大衰而後  
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付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  
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  
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令取之於術慎其所  
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一執事書之  
不泄與予朕躬毋悼後寧予大夫其盡心靡  
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入與進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勉彊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箏絃之聲未衰也。夫虐民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嗣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穩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功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存亡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三閩大之所入奉使之王者必

有非人力所能生而自三考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  
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  
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  
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  
民以爭壤上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斲而妖孽  
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  
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  
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  
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天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  
於水也

伏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無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  
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  
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少壯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出布施於上而土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  
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

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  
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  
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  
案春秋謂一之爲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  
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  
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  
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  
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  
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  
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

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  
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爲自來故能治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  
國亡矣自古以來未有以亂濟亂人敗天下之民如  
秦者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  
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  
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  
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  
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上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  
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夫仁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  
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  
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 第二策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  
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而宇  
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  
勞之殊也蓋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

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  
而禮聲與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  
不瑕又二石非之亡以輔德一端其焉殷人執  
五刑以懲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  
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  
衆刑者相望皆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  
前帝王之憲求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  
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悌  
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  
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  
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賢亂賢不  
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獲  
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  
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  
牽於文繫而不得馳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  
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  
差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  
遂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  
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  
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  
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  
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

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入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亡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



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儻酷之吏賦歛  
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  
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  
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  
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  
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  
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  
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  
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  
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大庠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  
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  
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  
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  
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

廣文選卷四十九  
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心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寬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 第三策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禱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感禱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對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晡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辨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

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大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達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妄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反之於天當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器蓄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

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加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  
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斃民  
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病宮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  
祿之家食祿而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  
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  
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文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  
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  
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  
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  
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  
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  
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  
之位也負檐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  
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  
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八異論百家殊方指  
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

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執紀綱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江都葛潤校

